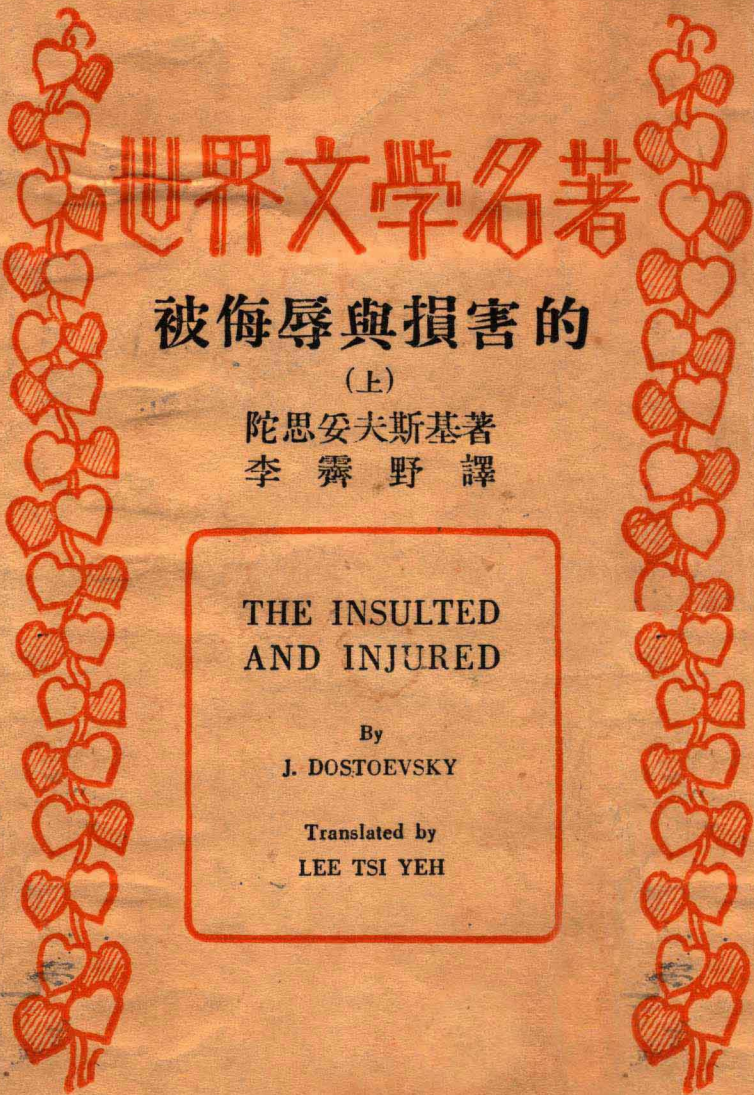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世界文學名著

被侮辱與損害的

(上)

陀思妥夫斯基著
李 霽 野 譯

THE INSULTED
AND INJURED

By
J. DOSTOEVSKY

Translated by
LEE TSI YEH

世界文學名著

被侮辱與損害的

被侮辱與損害的

第一部

第一章

去年，在三月二十二晚上，我有一種很奇異的冒險。那一整天我都在市上走來走去，要找一個住處。我底舊住處很陰濕，而且我開始有一種預兆的咳嗽了。秋後我總老就有意要搬，但是我卻遲延到了春天。終日我都沒有找到合宜的。第一，我要一間分離的住室，不要別人住屋中的一間房子；其次，雖然我有一間屋就行了，卻必得是一間大屋，自然同時要得盡量便宜。我曾經觀察出了，在禁錮的地方，就是思想也被約束。當我思索着一部未來的長篇小說的時候，我歡喜在屋子裏來回地

走。順便說一下，我較之實際去寫，時常更歡喜思索我底作品，而且夢想着怎樣寫法。這實在並不是因為懶。爲什麼呢？

我整天覺得不好，要日落時我實在覺得很病了。似乎是一種熱病開始了。而且我一天沒有住腿，又困倦了。傍晚，正在天黑之前，我正在順着佛司尼山司奇（Voznesensky）街行走。我愛彼得堡三月的太陽，尤其在日落的時候，自然是在清朗的，寒冷的天氣。整個的街市突然燦爛了，沐在明亮的光裏。所有的屋子似乎都突然輝煌了。牠們底灰的，黃的，和濁綠的顏色，一時失去了所有的抑鬱氣，彷彿在靈魂中有了突然的清明，彷彿吃了驚，或者彷彿有人用肘輕輕觸了我一樣。有一種新的景象，有一種新的思想程序……一線陽光能爲人底靈魂作出什麼事，是可驚的！

但是陽光死去了；冰霜更爲嚴厲，而且開始摧殘人底鼻子；暮色加深；汽從店鋪裏擴張開來。當我到了穆列（Müller）家，蜜餞鋪的時候，我突然站着不動，並且開始向街那面凝視着，彷彿有一種預感：有種出常的事情就要降臨到我身上了；而且就在那時候，在街那邊，我見到那老人和他底狗。我十分記得，好像覺到一種不快的感覺抓住我底心，而且我自己也說不了那感覺是什麼。

我不是一個神祕派。我不大相信預感和占卜，然而在我底生活中卻有些不可解的經驗，或許多半人都是有過的罷。例如這個老人：爲什麼在和他相遇的當兒，我即刻就有種預感，以爲就在當晚，會有並非十分平常的事，發生在我身上呢？不過我是在病着的，而病中的感覺，幾乎常是騙人的。

老人屈着身子，用手杖輕敲着馬路，以他底緩慢微弱的步度，腿彷彿是棍子一樣，並且不去彎曲牠們似的動着，走近了蜜餞鋪。我生平不曾遇見過這樣奇怪的，警拔的人物，而且以前無論什麼時候在穆列家遇見他，他總在我身上發生一種苦痛的印象。他底高身材，他底屈偻的背，他底帶着八十歲印記的死似的臉，他底從衣縫破爛的舊大衣，蓋着他底頭——禿光了，只有一撮不是蒼白，卻微黃攪白的頭髮——的，至少有二十年的破圓帽，似乎並無目的，彷彿由彈簧作出的他底一切動作——第一次遇見他的人，都難免爲這一切所驚。看見一個無人照顧，而獨自活過了自然的年月的老人，尤其因爲他像是一個逃開看守者的瘋子，實在是希罕。他底出常的消瘦，也使我出驚；他似乎就沒有身體，除了骨頭上蓋着皮之外，彷彿就沒有什麼了。他底大的，沒有光彩的眼，彷彿是安放在藍邊裏面，總是筆直地凝視着前方，從不向一邊看，從不看見什麼東西——對這我覺得準；

雖然他看着你，他卻筆直地向你走來，彷彿他前面是一片空的空間一樣。這我注意到幾次了。他近來總在穆列家出現，他底狗時常跟着他，沒有人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。穆列家底主顧沒有一人能下決心招呼他，他也不向誰開口說話。

『他爲什麼拖拖拉拉到穆列家裏呢？那裏有什麼事給他作呢？』我奇怪，在街那邊靜靜站着，並且固定地凝視着他。一種有刺激性的煩惱，是病與疲倦底結果，在我心裏湧起來。『他想着什麼呢？』我繼續着出奇。『他頭腦裏有什麼呢？不過他畢竟還想着什麼嗎？他底臉面是這樣死，連什麼也不表現了。那從不離開他，彷彿是他底不可分離的一部，並且那般像他的討厭的狗，他從什麼地方拾來的呢？』

那個不幸的狗看來彷彿也有八十歲了；是的，一定有這大了。第一，牠看來比向來的狗都老，其次，爲了或種原因，我第一次見到牠時，就使我驚覺牠不是和其他一樣的狗；牠是一條例外的狗；關於牠一定有什麼奇異的事，古怪的事；牠許是一種現形爲狗的魔鬼，而且牠底命運，以一種神祕而無名的方法，和牠主人底命運相聯結。看着牠，你會即刻承認，牠吃最後一次飯之後，一定過了二十

年了。牠就像骨骼一般消瘦，或者也差不了多少，像牠底主人一樣。幾乎牠所有的毛都落去了，牠底尾巴垂在腿間，光得像一根棍子一樣。牠底頭和長耳朵，慘淡地向前低垂。我生平從未遇見過這樣討厭的狗。當他們一同沿街行走的時候，主人在前，狗隨在他腳跟後，牠底鼻子觸着他底大衣襟，彷彿是連在上面的一樣。他們底步度和他們底整個的外貌，彷彿幾乎每步高聲叫出：『我們老了，老了。主呵，我們是何等老了呵！』我也記得，有一次我心裏念到，這老人和狗是從加發尼（Gavarni）插圖的霍夫曼（Hoffmann）底書頁中走出來的，並且用行動廣告將這著作顯示世人哩。

我過了路，並且跟隨着老人到蜜餞鋪去。

在鋪子裏老人行動得很奇怪，而且穆列站在櫃台那裏，對於他底不速的客人底走進，近來已經做出不高興的鬼臉來了。第一，這個陌生的來訪者是從來不要什麼東西的。每次他都筆直地走向靠着爐子的角落，並且在那裏坐在一張椅子上。假如靠爐子的座位被佔住了，迷迷昏昏地在佔了他位置的先生面前站一會之後，他就似乎困惱的走開，到窗旁的另一角落去了。在那裏他就定在一張椅子上，審慎地自己坐下來，去下帽子，放到旁邊地板上，把手杖靠帽子放下，於是倒在椅子

上，他會不動的坐三四點鐘。他從不拿起一份報紙，從不說一句話，做一聲，只是坐在那裏，用睜大着的眼睛筆直向前看，但是眼睛裏有着這樣空洞的，無生命的眼色，人滿可以打賭，他對於周圍進行着的事，是並無聞見的。狗在同一地方打了兩三個滾之後，就鼻子放在他底鞋間，慘淡地在他腳跟前躺下了，發着深的呼聲，並且在地板上伸開身子，牠也就不動地呆一整晚，彷彿牠是暫時死了一樣。人可以想像這兩個生物終日在什麼地方死躺着，僅在日落時纔復生，只是要拜訪穆列底鋪子，來完成或種神祕的，機密的職務罷了。坐了三四點鐘之後，老人最後要站起來，拿起帽子，並且起身到什麼地方家裏走去了。狗也起來，像從前一樣的拖着尾巴垂着頭，用同樣緩慢的步度，機械地跟隨着他。鋪子裏的慣常的訪客，最後下手從各方面迴避老人，而且甚至不坐在他旁邊，彷彿他給他們一種厭惡的情感一樣。他對這一點也沒有留意到。

這蜜餞鋪底顧客多半是德國人。他們從佛司尼山司奇街底各部聚集到那裏，多半是各種店鋪底頭子：木匠，麵包匠，畫匠，帽匠，馬鞍匠，就德國的意義解，所有的作一家之長的人們。總之家長的傳統是在穆列家保存着的。時常鋪主和他所熟識的顧客在一塊，並且在他旁邊靠着桌子坐下，彼

時就要消費一點五味酒。家裏的狗和小的孩子有時也出來看看顧客，顧客時常總是要撫慰他們的。他們是彼此相熟，而且都彼此相敬的。當所有的客人都注意着閱讀德國新聞紙的時候，從通到鋪掌房的門裏，傳來破鋼琴上我底親愛的奧古斯丁（Mein Lieber Augustin）底響聲；這是長女彈奏的，她是帶着淡黃頭髮，小的德國的女士，很像一個白老鼠。這二人舞曲被人愉快地歡迎。我時常在每月初到穆列家裏去，讀那裏所收納的俄國雜誌。

當我進去的時候，我看見老人已經靠窗子坐着了，狗和常時一樣躺着，伸張在他腳跟前。我不做聲在一個角落裏坐下，並且心裏自問，這裏實在無事可作，我又病了，不如趕緊回家用茶睡覺的好，這時候，我爲什麼到這裏來呢？我到這裏來能只是爲着呆看這個老人嗎？我煩惱了。『我和他有什麼關係呢？』我想，回憶着剛纔在街上我懷着希望他的那奇異的，痛苦的感覺。這一些呆傻的德國人於我有什麼呢？這種古怪的心情是什麼意義呢？我近來纔在我自身中見到的，阻礙我生活，並且阻礙我取一種清楚的人生觀的，這種因瑣事而起的無價值的激動，是什麼意義呢？有一位深透的批評家，在他對我上次一部小說的含怒的批評中，已經論到這個了。但是雖然我遲疑了，而且感

慨了，我還滯留在我所在的地方，同時我也更被疾病所制服，而且不願離開溫暖的房屋了。我拿起一張福蘭克弗忒（Frankfort）新聞紙，讀了兩行，打起盹來了。德國人們不會干預我。他們閱讀而且吸煙，僅僅每在半點鐘左右，用低聲，或德國著名智者沙非爾（Saphir）底警句，或諧談，突然彼此報告一點福蘭克弗忒的消息，此後，對於他們底民族性帶着加倍的驕傲，他們又埋頭閱讀去了。我打了半點鐘盹，凶猛的振顫使我醒來了。實在必須回家了。

但是屋裏扮演着的啞劇，又使我停住。我已經說過，老人一在他椅子上坐下，他就把眼睛釘在什麼東西上，並且全晚不動牠。被擺着供那無意義的，固執的，無所見的凝視，在過去已經成為我底命運了。這是一種很不愉快的，實在是受不了的感覺，而且我時常在能夠的時候就換座位。在這時候，老人底犧牲者是一個小而圓的，很乾淨的德國人，帶着堅實的，漿硬的，豎起來的領子，異常發紅的臉面，是這鋪子底新客，一個從里卡（Riga）來的商人，我以後聽說，名叫亞當伊凡尼奇司齊爾茲（Adam Ivanitch Schultz）。他是穆列家底親密朋友，但是對於老人或許多顧客，都還毫不了解。喝着他底五味酒，歡喜地讀着“DorBarbier”，他突然抬起眼睛來，並且看見老人底不動的

凝視釘在他身上。這使他不安。亞當伊凡尼奇是一個很性急而且善感的人，像一切「高超的」德國人一樣。他被這樣無禮地凝視，在他似乎是奇怪而且侮辱的。帶着悶悶的忿怒，他從這不知眼色的客人轉過眼睛去，對自己嘟囔些什麼話，並且在新聞紙後面躲起來。但是五分鐘之內，他禁不住從新聞紙後面狐疑地向外窺探；仍然是同樣固執的凝視，仍然是同樣的無意義的詳查細省。那時候亞當伊凡尼奇也沒有說什麼。但是當同樣事情重覆到第三次的時候，他突然氣起來，並且覺得分應防衛他底尊嚴，而且不在這樣紳士派的團體的眼中，墮漂亮的里卡城底聲威——或許他覺得自己是那城市底代表罷。帶着不耐的手勢，他將報紙扔到桌子上，用夾報的棍子有力地急敲着桌子，帶着個人的威嚴發着火，因五味酒和自愛心而發紅起來，他轉過來將他充血的小眼睛，釘在冒犯的老人身上。彷彿他們兩個，德國人和他底攻擊者，在用他們凝視底磁力彼此鬭勝，並且在等着看誰要先放下臉子，垂下眼睛來一樣。棍子底急敲和亞當伊凡尼奇底乖異的地位，引起了所有顧客底注意。都將所作的事放在一旁，並且帶着莊嚴而無語的好奇，觀看着兩個敵對者。這景象變得很滑稽，但是紅臉小德國人底挑戰的眼睛底磁力，是完全白費了。老人仍然筆直的凝視着狂怒

的司齊爾茲，而且沒有看出他是一般的好奇心底目的物；他之並不驚動，就彷彿他不是在地上，卻是在月亮裏一樣。亞當伊凡尼奇最後耐不住性子，他發作起來了。

『你爲什麼這樣存心地死看着我？』他用德國話叫道。以一種鋒利的，刺人的聲音，並且帶着威嚇的神氣。

但是他底對手仍然沉默着，彷彿他並不明白，而且甚至沒有聽到這問題一樣。亞當伊凡尼奇決了心向他說俄國話。

『我問你爲什麼的你把我這樣看着的？』他帶着加倍的忿怒叫。『我在宮廷都很知道的，你可不知道！』他加上說，從椅子上跳起來。

但是老人一絲不動。忿怒的嘟囔從德國人中聽出來。穆列自己被這喧鬧所引，走進屋裏來。當他看出是什麼回事的時候，他想像老人是聾了，於是彎身到他底耳朵。

『司齊爾茲先生請你故意地莫死看他，』他儘高地說，專心地注視着這莫名其妙的訪客。老人機械地注視着穆列；他底臉面，直到那時都是那樣無可動的，顯出一種不安的激動，紛擾

思想底痕跡來。他狼狽了，彎下身子嘆着氣，喘息着去拾帽子，將牠和手杖一同抓起來，從椅子上站起，並且帶着被逐出誤坐的座位的討飯人底可憐微笑，他預備走出屋子去。在可憐的衰老老人底溫順而服從的慌忙中，有這些引起哀憐，這些絞壓人心的東西：整個的團體，從亞當伊凡尼奇以下，都即刻對於地位上有種不同的觀點了。顯然，老人還不能侮辱任何人，他實感到他可以像一個討飯的一樣，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被人趕出去的。

穆列是一個善心的，慈悲的人。

『不用，不用，』他說，鼓舞地拍着他底肩，『還坐着罷。不過司齊爾茲先生特只請你不要死死看着他就是了。他在宮廷上是著名的。』

但是可憐的老人也不了解這個；他比以前更爲狼狽了。他彎身拾起他底手帕，從他帽子裏掉下來的破舊藍手帕，並且開始叫他底狗。牠不動的躺在地板上，似乎鼻子放在爪上熟睡了一樣。

『阿榮加 (Azorka)，阿榮加，』他用顫抖的，上年紀的聲音說。『阿榮加！』

阿榮加沒有動。

「阿榮加，阿榮加，」老人煩躁地反覆着，並且用手杖輕輕戳狗。但是狗保持着同一的地位。手杖從他手裏掉下了。他彎下身子，跪下，並且雙手舉起阿榮加底頭。可憐的狗死了。無人注意的牠在牠主人腳跟前因為年老死去了，或許也因為飢餓罷。老人看了狗一會，彷彿吃驚了，彷彿他不明白阿榮加是死了；於是溫存地向他底老僕人兼朋友彎下身子去，並且把他蒼白的面頰緊壓在狗底死臉上。一分鐘的沉默過去了。我們全受了感動。最後可憐的人兒站起來了。他很蒼白，並且發熱病似的顫抖着。

「你可以把牠藥起來，」同情的穆列說。總急着想法安慰他（「藥」者他底意思是要說「藥製」）。「你可以把牠好好藥起來，費阿多加爾里奇克魯革爾（Fyodor Karlitch Krüger）藥得頂好的；費阿多加爾里奇克魯革爾是好手，」穆列重覆說。從地上拾起手杖，並且把牠遞給老人。

「是的，我能藥得好的，」克魯革爾先生自己謙遜地斷言道。走到前面來。他是高瘦而有德的德國人，有紛亂的紅頭髮，並且在鈎的鼻子上帶着眼鏡。

「費阿多加爾里奇克魯革爾在各種美麗藥製上有大天才，」穆列加上說。對於他自己的觀

念變得熱誠起來。

『是的，我在各種美麗製藥上有大天才，』克魯革爾先生又重述說。『而且我願不要錢藥你底狗，』他帶着一種過度的慷慨的自我犧牲說。

『不，我願付錢你藥牠！』亞當伊凡尼奇司奇爾茲猖狂地叫道。變得比以前加倍紅，輪過來因慷慨而熱誠起來，並且覺得自己是這不幸底無辜的原因。

老人顯然不明白地聽着這一切，全身像以前一樣顫抖着。

『等等！喝一杯好白蘭地！』穆列叫。看見曖昧不明的客人是在設法走開。

他們拿給他白蘭地。老人機械地拿起酒杯，但是他底手抖索，並且還沒有到了嘴唇之前就撒了一半，於是未嘗一滴就把牠放回盤子上了。於是帶着奇異的，完全不合適的微笑，他用迅速的，平平的腳步，走出鋪子去了，棄下阿榮加在地板上。各人都迷惑的站立着，聽到驚叫聲。

『Schwernoth! Was für eine Geschichte?』(倒楣！這是怎麼一回事！)德國人們說。圓睜着眼睛互看着。

但是我衝出去追隨老人。離鋪子不多步，經過右手的一道門，有一條巷子，黑而且窄，被大屋子關圍着。有種東西告訴我，老人一定轉進那裏去了。這地方右手正建築着第二座房子，並且是用建築架圍起來的。繞着房子的籬笆幾乎到巷子中間了，而且放下了木板使人繞着籬笆走。在籬笆和房子造成的一個黑暗角落中，我找到了老人。他在木鋪道底邊上坐着，兩手支着頭，肘放在膝上。我在他旁邊坐下。

『聽着，』我說。難乎知道怎樣開始。『莫要爲阿榮加傷心。來罷，我帶你回家。莫煩惱。我馬上就去要一輛轎車。你在那裏住？』

老人不曾答話。我不能決定作什麼事。巷子裏沒有過往人，突然他下手抓住我底胳膊。

『悶氣！』他說，用粗糙的，難乎聽得到的聲音。『悶氣！』

『我們到你家裏去罷，』我叫。站起來，並且強迫拉起他。『那你就可以喝點茶，睡覺了，……我要叫一輛轎車。我要請一個醫生。……我認識一個醫生。……』

我不知道我此外向他說了什麼話。他勉力要跟起來，但是又跌回到地上去了，並且又用同

樣粗糙而壅塞的聲音唧唧着。我更爲密近地彎下身去，而且傾聽。

『在華西里耶夫司基島 (Vassilyevsky Island) 』老人喘息說。『六道街。六……道……街

……』

他沉入沉默中了。

『你住在華西里耶夫司基島？那末你走錯路了。那是要走左邊的，你走到右邊來了。我直接領你去……』

老人不會動。我拿他底手；手垂下去了，彷彿死了一般。我看着他底臉，摸他——他死了。

我覺得一切彷彿都發生在一場夢中一樣。

這件意外的事使我搗許多麻煩，在這之中，我底發燒自己退了。老人底住屋被發現了。不過他不是住在華西里耶夫司基島，卻是住在離他死處只有兩步的地方，在克留金樓 (Klugen's Buildings) 緊靠屋脊下的第五層，在獨立的一層樓上，包括一個小入道，一間大而低下的屋，有三個裂孔作爲窗戶。他生活得很窮苦。他底家具只有一張桌子，兩張椅子，和一張很舊，很舊的沙發，硬